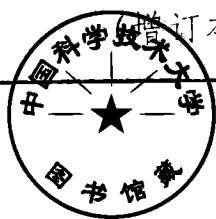


艾 菁

诗 选

艾青诗选

(增订本)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八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再 版 说 明

这是我国诗坛泰斗艾青一生创作的精萃。1979 年初版,1984 年重版,曾多次重印。这次再版,入选篇目又作了较大调整,删下数首原选作品,重新补入四十余首佳作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艾青诗选/艾青著. - 3 版(增订本)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8.2 重印

ISBN 7-02-002410-6

I. 艾… II 艾… III. 诗歌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9916 号

责任编辑:莫文征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79 千字 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2.625 插页 6

197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1984 年 2 月北京 2 版

1998 年 2 月北京第 3 版

1998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0201—12200

定价 16.60 元



艾 青 像



1962 年，艾青一家在新疆石河子
(左起)丹丹、高剑、未未、玲玲



1957 年 5 月艾青与高瑛在上海



艾青与高瑛在美国



艾青与小儿子艾丹



艾青与外孙女咪咪、孙女芫芫在家中



艾青与高瑛在家中



艾青在阅读



艾青夫妇与孙女荒荒在家中

我为45写作

我生活着，故我歌唱。

诗，永远是生活的牧歌。

天良未泯而觉悟于正义的人，莫应该如何
给以呼号，给以控诉啊。

人生有限。

所以我们必须讲真话。——在我们的时代里

随时用执拗的硬笔，提醒着，〈莫过的这样
样的生活。〉

诗也和科学一起，必须有勇气的大众揭示
真理。

我们创造着，生活着；生活着，创造着：

生活与创造是我们生命的两个轮子。

艾青 一九八五年三月

艾青手迹

我的创作生涯

—

我诞生于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。是满清王朝末年，辛亥革命前一年。

我念小学的时候，爆发了一九一九年的“五四”运动——由爱国主义开始，到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。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。

我少年时酷爱绘画。

我念初级中学时，受民主思想的冲击，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，喊口号，砸烂卖仇货的商店，捣毁“禁烟督察署”——公开卖鸦片烟的地方。

一九二八年中学毕业那一年，北伐军路过金华县城，我们到郊外去迎接，在操场上举行军民联欢会。不久，革命被出卖了，学生领袖被砍头，轰轰烈烈的运动被镇压下去了。

一九二八年夏天，我考入杭州的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，念了不满一个学期，院长看了我的画，说了两句关键的话：“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，到外国去吧。”

一九二九年春天，我就随同几个同学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，像从家里逃跑似的，到法国巴黎去了。

最初家里还可以接济，不久就断了支援。我在一家中国漆的作坊找到工作。有时工作半天，就到蒙巴纳斯一家画室

画素描，而我早已爱上后期印象派的画家们了，看不起“学院派”的绘画。

我曾经说：“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，物质上贫困的三年”；但是我亦没有饿过肚子。我阅读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，也读了些哲学书籍，文学读得比较多的是诗。我就像水上漂浮的草随波逐流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我国东北的土地——民族危机一天天地深重了。

在巴黎，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一次集会，我的第一首诗《会合》就是这次集会的记录。

一天，我在巴黎近郊写生，一个喝醉了的法国人走过来，向我大声嚷嚷：“中国人！国家快亡了，你还在这儿画画！”一句话，好像在我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。

一九三二年初，我因家里几乎断了接济，准备回国，而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，激起我国军民的抵抗——一月二十八日正是上海爆发战争的日子，也是我从马赛上船的日子，经过一个月零四天的时间，到上海，战争已经结束。国民党和日本签订了“淞沪停战协定”——妥协投降了。当我看到闸北一带的断墙残壁时，我几乎要哭了。

我沮丧地回到家乡，住不到一个月就出来，在杭州遇到一个同学，他说上海有一个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。五月到上海我就参加了，和几个美术青年办了一个“春地画会”，六月在八仙桥举行一次展览会；七月十二日晚上，正在楼上念世界语的时候，突然上来几个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，把我和十二个美术青年一同逮捕，经过审讯，十一个都释放，我和那个同学关起来。从此，我与绘画绝了缘，就在狱中写诗。

我写了一首《芦笛》，前面引了现代派诗人阿波里内尔

的话：

当年我有一支芦笛，
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。

我把芦笛象征艺术，把元帅节杖象征不正的权力；诗里骂了法国的白里安、骂了德国俾斯麦；而且说我将像一七八九年似的向巴士底狱伸进我的手去，而这个巴士底狱不是巴黎的巴士底狱。

这样的一首诗，不知道是监狱方面看不懂，还是他们根本不看诗，就寄出去发表在《现代》上。

每当不眠之夜，借铁栅栏外的灯光，我在拍纸簿上写诗，有时把两句叠在一起了，等天亮把它们拆开重抄。这些诗，署上莪伽的笔名，通过探监的人带出去发表。

一九三三年初，一个下雪的日子，我从碗口大的窗户看着雪，想起了我的保姆，我写了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。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，我改用了——一个笔名，由律师带给一个朋友，由那个朋友转给《春光》发表。

这是我第一次用了新的笔名：艾青。

我在狱中关了三年零三个月，出狱回家。

有一次，在赶集的路上，我的父亲说：“你写的那也是诗吗？——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。”他不以为我写的是诗，他认为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的。但他也知道他已不能干预我写诗了。

一九三六年上半年，我在常州武进女子师范教了一个学期的书，又失业了。

我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继续写诗。

一首《春》，写的是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龙华枪杀五个革

命作家的——记忆。最后问：

人问：春从何处来？

我说：来自郊外的墓窟。

另一首《煤的对话》，最后问：

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？

死？不，不，我还活着——

请给我以火，给我以火！

我把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到一九三六年写的诗，选了九首，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大堰河》，想不到引起评论界的注意，后来终于由巴金收进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抗日战争爆发。前一天，七月六日，我在沪杭路上写了一首《复活的土地》。诗的第四段里，我写：

就在此刻，

你——悲哀的诗人呀，

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，

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

久久负伤着的心里……

渴望已久的抗日战争真的来了。十月，我从杭州到金华，由金华满怀兴奋地到武汉。

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，我写了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》。这首诗，我是以悲哀的心情写的，因为在战争到了危险的时候，国民党内投降派又主张和谈了。

在这首诗中我写了我自己：

——躺在时间的河流上
苦难的浪涛
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——
流浪与监禁
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
最可贵的日子……

从我十九岁到二十五岁，是在流浪与监禁中度过的。这个年龄正是最可贵的。

诗的最后，我写：

中国，
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
所写的无力的诗句
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？

第二天，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。我对一个朋友说：“今天这场雪是为我下的。”这个朋友说：“你这个人自我中心太厉害了，连天都听你指挥的。”他不知道，人是有预感的。

一九三八年，我从武汉到山西临汾，一路上写了《手推车》、《乞丐》、《补衣妇》等短诗和长诗《北方》。临汾吃紧，我从陕西到武汉，写了长诗《向太阳》；我又从武汉到桂林，写了一些短诗和长诗《吹号者》、《他死在第二次》。

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，我写了一些论文：《诗与宣传》、《诗与时代》、《诗的散文美》以及《诗论》和《诗人论》。

一九四〇年初，我在湘南新宁衡山乡村师范教了半年书；写了些短诗和长诗《火把》。下半年，从湘南到重庆，认识了周恩来同志。记得第一次是在北碚会面的。

一九四一年初，发生“皖南事变”——新四军往北撤移的

时候，受到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。

重庆笼罩着恐怖，我的身后有特务钉梢。

我由周恩来同志帮助，和几个人化装为国民党的官僚，一路上经过四十七次的岗哨检查，终于安然到达延安。

七月的一个晚上会见了毛泽东同志。

我根据一个年轻记者的叙述，写了一匹马的故事《雪里钻》。

一九四二年三月我为《解放日报》的《文艺》百期纪念写了《了解作家、尊重作家》一文。

五月，我参加以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召开的“延安文艺座谈会”。从此，我写了一些比较大众化的作品，歌颂了工农劳动模范。我也写了长诗《我的父亲》，这是作为刻画一个典型写的。这时，听说我的父亲已去世，随之不久，母亲也去世了。我写了《献给乡村的诗》。

我曾随一个运盐队到三边——靖边、安边、定边。收集了定边的一个土地革命的材料，想写长诗《白家寨子》，但是，等我从三边回来，延安开始了“一场不流血的战争”——接连三年的整风运动，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下了思想基础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经过了八年的浴血抗战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中国人民胜利了。

九月我随同一个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，这是在关内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，我写了《人民的城》。

我当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。这是我作行政工作最长的时间，除了组诗《布谷鸟集》之外，我很少写诗。由此可见，写诗与行政工作是有抵触的。

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，我又一次回到美术工作上